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6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此向人权理事会转交根据理事会第 35/27 号决议编写的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在这个最后报告中，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米克洛什·哈拉兹梯介绍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未有改观的压制环境。在人权理事会确定特别报告员任务以来的 6 年中，白俄罗斯被统治在一个针对性很明显的压制性的法律框架之下，更有甚者，针对和平示威者、非政府组织、政治反对派、人权活动者和独立媒体工作者，中央一级还经常一再策划暴力镇压。当局周而复始地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政治反对人士。剥夺生命权的情况仍在继续，常有死刑判决。政府并未处理时任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11 年在人权方面分析过的下列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缺陷：缺乏法治、压制任何异见表达、缺乏媒体多元性，以及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权的享受须受制于个案审批制度。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做法仍在损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有。鉴于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仍突出表现为既不肯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又不遵循这些机制的建议，因此需要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一. 导言

A. 背景

1. 2012 年，基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一份报告(A/HRC/20/8)，人权理事会第 20/13 号决议确定了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理事会请任务负责人每年向理事会和大会提交报告。此后理事会分别通过第 23/15、26/25、29/17、32/26 和 35/27 号决议，5 次延长负责人的任务，每次延长 1 年。
2. 本报告根据理事会第 35/27 号决议提交。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依据后一日期之前收到的资料编写，而这是特别报告员向理事会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因为他在任期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结束。
3. 报告所述期间，当局对待人权突出表现为惯常利用根深蒂固的压制性法律和行政条例。一个具有潜在严重性的动态是，本报告所述时期将近结束时，国民会议一读通过了一项关于修订大众媒体法和另一些法律案文的法案，该法案如果颁布实施，将会完全消除尚存的一点网上表达自由。这个时期的突出情况还有执法机构在 2018 年 3 月自由日之际又一次出动镇压和平抗议者、政治反对派成员、人权维护者和独立记者，事发之前和事件过程中有 100 多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
4.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上一份报告中谈到，白俄罗斯人权状况在 2017 年年初出现恶化(见 A/HRC/35/40 和 Corr.1)，同 2018 年 3 月的镇压一样，这种恶化也是涉及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反对关于防止社会依赖的 2015 年第 3 号总统令的和平示威。总统令在经济上针对至少 470,000 人，他们被标签化地称为“社会寄生虫”，原因就是登记的受雇工作天数没有达到每年 183 天的最低限度要求。示威发生在明斯克和全国许多其它城市，是 2010 年 12 月总统选举后组织的示威活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正是因为总统选举之后的示威遭到暴力镇压，才导致联合国责成特别报告员监测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
5. 特别报告员分析过白俄罗斯基本自由遭到暴力镇压的循环反复性质，例证就是 3 月事件，事件之前曾有一度停用任意逮捕，改用罚款的办法(A/HRC/35/40 和 Corr.1)。一套基础的针对性明显的全系统压制性的法律，再加上国家官员的行为，已在阻碍着国内的日常公共生活，而当局为了维持压力却还要经常在暴力镇压过程中加大压制规模。
6. 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第一份报告(A/HRC/23/52)中，特别报告员分析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年前指出过的一系列缺陷。所有这些缺陷在经过 6 年国际监督后仍顽固存在，有些人权问题甚至还实际加重了，媒体、政治多元主义和法律规定的情况尤其如此。
7. 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A/HRC/32/48)中，特别报告员深入统计了白俄罗斯对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建议的遵循情况。分析显示，没有任何举动落实这些建议，表明缔约国当局缺乏改善白俄罗斯人权纪录的政治意愿。

8. 2016 年 10 月通过的、旨在执行对白俄罗斯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建议以及各条约机构所提建议的 2016-2019 年机构间计划,¹ 和围绕该计划的大举宣传, 连标志开始逐步承认存在长期未决人权问题都算不上, 因为计划中并没有涉及特别报告员所分析的这些问题(见 A/HRC/35/40)。

9. 缔约国当局出席会议的代表着重提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成果和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努力。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询问当局, 在《世界人权宣言》所承认的民主价值和基本自由方面为何没有作出类似努力, 或为何没有起码松绑目前实施的措施。

10. 白俄罗斯仍不能成为欧洲委员会成员, 因为它仍然在《刑法》中保留死刑并且实际实施处决。据了解, 2017 年处决了 2 人, 对 4 人判死刑。

11. 尽管已多次建议按照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设立一个国家人权机构, 但仍然没有设立, 这完全是因为没有政治意愿, 不愿建立一个论坛, 让公民、民间社会组织、法律专家和当局共同建立符合该国人权义务的法律和实践框架。

12. 同样, 该国过去 20 年来举行了多次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 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独立外部观察员提出过若干旨在实现根本改观的建议。白俄罗斯当局一贯完全无视这种建议。过去 20 年来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唯一让步是, 2016 年 9 月允许反对派 2 个参加国民会议的候选人名额。特别报告员忆及, 白俄罗斯订于 2020 年举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然而, 有报告指, 其中一项选举可能安排在 2019 年。国际社会应当对将要举行的投票保持警惕, 并继续要求执行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的各项建议。

13. 在准备迎接《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发表 20 周年之际, 特别报告员重申 2014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A/69/307)中的调查结果, 即, 《宣言》通过将近 20 年, 白俄罗斯在参加通过《宣言》时的道义承诺与实际落实《宣言》之间仍有巨大差距。与所有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一样, 白俄罗斯已承诺通过遵守大会 2017 年第 53/144 号决议, 落实《宣言》所载价值观。特别报告员承认, 白俄罗斯并非压制人权维护者的唯一国家, 而且这些维护者的境况在恶化(A/HRC/34/52), 但在此着重指出, 该国对维护者的打压是政府驱动和系统性的, 而且根源就在法律框架之中。

14. 关于哪些原因造成据报对人权的系统压制, 而执法人员经常大规模粗暴出手加强这种压制, 特别报告员在此提请注意他提交大会的最新报告(A/72/493)。他在报告中着重谈到行政部门和现任总统本人大量攫取的权力, 并分析了缺乏权力分立和操纵选举对人权状况的影响。

15. 特别报告员认为, 人权理事会开展的国际监督——而它是目前唯一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机构——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工具, 可用以阻遏白俄罗斯当局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一步收紧控制的企图。具体而言, 特别报告员认为, 他的任务的继续存在, 是该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工作的核心民间社会组织得以生存的关键。

¹ 见 http://mfa.gov.by/upload/doc/plan_all_eng.pdf。

B. 方法

16. 在担任本项任务负责人的最后一年中，特别报告员曾寄望于缔约国当局能够积极回应他前往白俄罗斯访问的请求。然而，像往年提出的请求一样，到本报告定稿时这项请求仍未得到答复。

17. 特别报告员感谢白俄罗斯当局允许他应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之邀于 2017 年 7 月入境该国。虽然缔约国当局未承认这是一次国别访问，但特别报告员还是会见了一些民间社会行为者、人权维护者、政治反对派成员和媒体代表。他还旁听了一次对人权维护者的审判，亲自见证了司法系统的混乱失措(见 A/72/493,第 60 段)。

18.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白俄罗斯当局没有利用好此访，起码本可就有潜在双方共识的问题进行互动，错失了一次展示该国所称政府在人权纪录方面的进展的机会。

19. 如往年一样，由于特别报告员无法在实地进行一次恰当的访问，所以他的评估只能依据政府的表态和记录，以及他所收到的许多报告，这些报告来自民间社会行为者、人权维护者、政治犯和失踪者亲属、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实体。

二. 法律框架和相关的发展

20. 2015 年第 3 号总统令的实施起初曾宣布推迟，后又完全不再提及。然而，如果有人不肯接受国家根据对政府的忠诚度安排的工作，对这些人污名化和处罚的原则并未消失。在总统令之下，根据部长理事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第 314 号决议，对这些人罚款的办法将会改为停止供应受补贴的热水、燃气和供暖。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须付费才能得到这些供应。² 这种局面显然将对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带来不利影响。

21. 在本报告编写时，总统行政当局拟订的媒体法修正案已如同加盖橡皮图章一样在国民会议一读通过。³ 这些修改将会使本已严峻的网上表达自由形势发生严重、系统的恶化(见以下第四(A)节)。

三. 与国际人权系统的交流

22. 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九十四届会议期间，该委员会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 日审议了白俄罗斯第二十至二十三次合并定期报告(CERD/C/BLR/20-23)。特别报告员欢迎白俄罗斯与委员会交流。

23. 特别报告员还欢迎白俄罗斯提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之下的第五次定期报告(CCPR/C/BLR/5)，同时忆及该报告逾期达 16 年之久。2018 年 10 月，因该报告的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机会审查白俄罗斯在 1997 年 10 月 30 日提交上次报告以来的 21 年中对该公约各项规定的遵守情况。

² 见 www.svaboda.org/a/29193768.html (白俄罗斯文)。

³ 见 <https://rsf.org/en/news/belarus-media-law-could-get-even-more-repressive>。

24. 禁止酷刑委员会订于 2018 年 5 月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根据白俄罗斯针对该委员会 2013 年通过的问题单(CAT/C/BLR/QPR/5)提交的第五次定期报告(CAT/C/BLR/5)，审查白俄罗斯对该公约的遵守情况。

25. 在最近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专门用很大篇幅评估和分析旨在执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建议以及各条约机构所提建议的 2016-2019 年机构间计划，该计划已由部长理事会在 2016 年 10 月 24 日核可。

26. 在欧安组织议会大会 2017 年 7 月 5 日于明斯克举行第二十六届会议之际，白俄罗斯总统亲自介绍这个机构间计划说，这是确保整体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系统努力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⁴

27. 该计划就是一份活动清单，活动大多是要开创一种关于长期未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体制思维，但该计划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全面的国家人权计划，因为计划无视各人权机制提出的许多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根本性的建议。外交部虽在该部网站上宣称人权是不可分割的⁵，却一直未能将这个原则转化为现实。从起草本报告时了解的信息看，在计划所载 100 多个要点上并不存在任何一项执行情况报告。

四. 人权方面的关切问题

A. 见解和表达自由及媒体自由

28. 在起草本报告时，政府正在准备若干修正案，修改有关大众媒体的法律、《税法》、《行政犯罪法》和《行政犯罪执行程序法》，这些都涉及包括网站在内的媒体监管。这些修正案已由国民会议在 2018 年 4 月 19 日一读通过。经最后核准后，修正将会进一步阻遏所有公民的表达和信息自由、加剧白俄罗斯独立记者和网上内容提供者所面临的障碍和阻吓。⁶

29. 修正草案将规定，对于没有登记为记者或媒体单位的、制作或传播信息的个人或实体，分别可处 500 欧元以下和 5000 欧元以下额外行政罚款。在有关大众媒体的其他法律修正案之下，网上媒体将需服从对印刷媒体适用的、政府管理的现行许可登记程序。因此，任何网上出版物，包括社交媒体，凡不是由注册记者管理的，都可能在被禁止之列，而作者或发行者在上述修正案之下均将被追究责任。出版实体可能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被关闭，这种决定不允许上诉。

30. 大众媒体法律的修正案还将规定，网上媒体单位业主必须对所有网上讨论平台实行讨论前引导。尤为恶劣的是计划对在这类平台上放置材料或评论的人实行的强制性身份认定。修正案将会扩展当局对网上讨论的控制，即让当局可以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要求平台的所有人向当局提供与 5 个工作日内的张贴材料有关的数据。

⁴ 见 http://mfa.gov.by/en/organizations/human_rights/。

⁵ 同上。

⁶ 见 <https://baj.by/en/content/baj-sent-its-comments-amendments-law-mass-media-parliament>。

31. 非注册媒体和记者已经面临工作困难，原因是《行政犯罪法》第 22.9(2)条规定，凡是为未经认证的外国媒体工作的人都需承担行政责任。特别报告员从他任期开始以来一直在要求废除这项规定。上述修正草案由于引入模糊的制作和传播概念，又让警官掌握以此为据编写报告的权力，实际上会增加对独立记者的骚扰。

32.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修正就是政府继续以错误方式应对勇敢的记者、博客作者和社交媒体撰写人，其中有些只不过是分享信息的用户，利用互联网谈论或讨论抗议、举牌活动或上传任何形式的非官方的政治信息，而他们所处的媒体环境在压制政策下已被封闭了几十年。这些修正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全面完成对言论自由的系统遏制，让当局可以从法律上封杀互联网这个仅存的自由辩论的公共空间。

33. 互联网和网络媒体始终受到严格的管制(见 A/71/394, 第 47-57 段)，包括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独立网站运营者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是对网站实行临时关闭，无需诉诸法院判决。例如，2017 年 12 月，信息部关闭了流行的新闻门户网站 belaruspartisan.org。2018 年 1 月 25 日，独立新闻网站 charter97.org 的访问受到类似限制。

34. 博客作者及其跟随者经常受到骚扰和成本昂贵的监视系统高压式的严密监视。2018 年 3 月 12 日，平斯克地区法院对 Siarhei Piatrukhin 和 Aliaksandr Kabanau 进行审判，他们被指称制作非法媒体内容在 YouTube 上播放。值得玩味的是，这还是 YouTube 首次被认定为外国媒体单位。2018 年 2 月，19 岁的博客作者 Stsipan Sviatlou 与父母同住的公寓遭到警察突击搜查，他的电脑设备被收缴。Sviatlou 先生此前一直在 YouTube 上发布包含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批评视频。⁷

35. 在 2018 年 3 月 25 日集会之前一段时间和集会过程中，有数十名个人、人权维护者、政治活动人士和记者遭到任意拘留，即便关押时间很短，却揭示了特别报告员所述持有和表达偏离官方口径的意见的人所面临的周期性压制制度。

36. 2018 年 3 月发生的事件中，至少有 7 名记者被警方逮捕，警方的逻辑与 2017 年 3 月相同，该年是自 2011 年以来和 2010 年总统选举余波之后白俄罗斯独立新闻业遭遇的最肃杀的一年。⁸ 2016 年，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协会记录了 13 起短时间拘留从事本职工作的记者的案件，但到 2017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101 起。其中 12 起记者被关押 10-15 天：即行政拘留的最长时期。这些拘留案件大部分发生在 2017 年 3 月白俄罗斯大规模抗议活动时期。⁹

37. 2017 年，当局又开始起诉与未经认证的外国媒体合作的记者。结果，2017 年对自由撰稿记者罚款达 69 人次，超过了前 3 年的数目，罚款额 25,000 欧元以上。¹⁰

⁷ 见 <https://charter97.org/en/news/2018/2/23/280618/>。

⁸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violations-journalists-rights-infographic-2009-2017>。

⁹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repressions-against-journalists-belarus-2017-shart>。

¹⁰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fines-journalists-violating-article-229-administrative-code-chart-updated>。

38.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记者情况的信息，尤其是一些为设在波兰、但以白俄罗斯语向白俄罗斯境内播放的媒体单位 Belsat 工作的人。Belsat 记者是当局的惯常目标。在报告所述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月没有 Belsat 的记者被逮捕或罚款，材料被收缴。2017 年 7 月 10 日，1 名为 Belsat 工作的独立记者被宣布犯有伪造非法媒体内容罪，并被罚款。2017 年 8 月，又有 5 名 Belsat 记者被罚款，¹¹ 此前被罚的还有 2017 年 9 月 1 人、2017 年 12 月有 4 人、2018 年 2 月有 2 人。报道 2018 年 2 月地方选举情况的 Belsat 摄影师 Andrei Kozel 被粗暴逮捕并罚款，原因是被指称泄露点票程序秘密。

39. 2017 年对记者的大搜捕、大迫害的余波延续到 2018 年。3 名白俄罗斯自由撰稿记者 Yuri Pavlovets、Dimitri Alimkin 和 Sergei Shiptenko 为一些俄罗斯媒体工作，他们被指控与未经认证的外国媒体合作，被控犯发布所谓“极端主义”内容的刑事罪，被拘留 1 年，2018 年 2 月被定罪。所有被告都被判 5 年徒刑，缓刑 3 年。

40. 值得肯定的是，2017 年，8 家独立报纸(Borisovskiye Novosti、Otdushina、Volnae Hlybokae、Hazeta Slonimskaya、Intex press、Novy Chas、SNplus、ARCHE.Pachatak)获准恢复通过国家零售网络发行。这些出版物此前被排除在 Sojuzpechat 网络(全国印刷媒体零售网络)和 Belpochta(国家邮政服务)订阅服务之外达 11 年之久。

41. 地方私营报纸 Barysauksija Naviny 是当局的惯常目标。¹² 这家报纸的主编因发表一篇批评国家政策的文章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受到审判。审判之后信息部又在 11 月 20 日发出警告。如果再被警告，这家媒体就可能被关闭。

42. 当局继续将独立艺术家视为政治反对派，严控艺术表达，侵犯文化权利。例如，明斯克执行委员会的思想文化青年事务处以缺乏才能为由，禁止流行音乐歌手 Ales Dzianisau 在 2017 年 7 月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唱。¹³ 同样，警方在 2017 年 10 月 14 日突袭了一场摇滚音乐会，据报行动粗暴，很多参加者被短时间拘留。

43. 著名俄罗斯哲学家 Piotr Riabov 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在格罗德诺举行一次室内私人讲座，连同其他 20 名出席讲座的人一起被警方逮捕。他被判驱逐出境，宣判后就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10 年内不得再次进入白俄罗斯。¹⁴

44. 与此同时，当局继续在竞选中利用国营媒体反对人权维护者和选举观察员。在 2 月 18 日地方选举的 10 天前，2 个国有电视频道播出消息称，独立观察人士主办的“2018 选择权”活动存在偏向。此外，在地方选举前 12 天，总统开革了 3 家国营媒体的负责人，这几家媒体分别是：Sovetskaya Belorussiya/Belarus Segodnya 报、国家电视和电台广播公司以及 Stolichnoe Televidenie 电视频道，该频道现在的负责人是信息部前任第一副部长。在选举前还有一次类似的

¹¹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741>。

¹² 见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2010/belarus>。

¹³ 见 <https://charter97.org/en/news/2017/7/25/257547/>。

¹⁴ 见 <https://belarusdigest.com/story/new-repressions-in-belarus-the-art-of-staying-below-western-radars/>。

控制公众舆论的尝试：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因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分发材料而被禁止参选。¹⁵

B. 结社自由

45. 白俄罗斯当局认为，结社自由的行使构成对该国“稳定”的潜在威胁，因此建立了一个政治引导的手续制度，任何实体都需办理注册手续。《宪法》第36条承认结社权。然而，民间社会团体的建立和活动受到《民间社会协会法》第7条规定的限制，理由是保护国家，不允许煽动战争或极端主义的宣传，也反对未注册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任意将未注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煽动战争和极端主义的宣传活动等同起来，司法部就可以严厉限制实际行使结社自由。

46. 特别报告员和其他机制一再指出，一些法律限制和政府做法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结社自由的规定。具体而言，注册手续非常繁琐，非政府组织对于重新提交申请望而却步，导致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注册协会的数目据说正在增加(见 CCPR/C/BLR/5, 第362页)，但特别报告员并不知道新近有哪个与人权有关的组织或政党得到注册。

47. 未注册组织(数目正在减少，这种减少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关手续充满敌意，只能放弃注册的尝试)的命运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权建议的一个主题。根据《刑法》第193-1条，任何活动，如是未注册实体组办或与之有关，可处2年以下徒刑。《刑法》的这项规定据政府称已多年没有使用过(同上，第369段)，但这项规定的存在本身就让人们不敢冒险擅自从事活动。法律上的刑罪化规定随时可能被任意转化为事实上的刑罪化。

48. 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于2018年1月22日向司法部提交了第七次注册申请，4月6日再次被拒绝注册，所依据的理由照例又是存在与注册数据有关的缺陷。该党于4月27日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¹⁶ 特别报告员很关注，一些指称提到2018年2月以来该党有些地方党员受到威胁，逼迫他们把自己的姓名从申诉中撤除。¹⁷

49. 2017年10月11日，社会基督教运动第二次注册又被拒绝，所依据的理由又是申请中本可轻易解决的问题。

C. 和平集会自由

50. 随着严厉处理2017年3月示威活动，当局又开始了对和平公众聚会的粗暴镇压。对于另外一些集会，又是以不同强化的程度采取这种方式处理，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3月的自由日游行过程中。

51. 同以往类似的情况一样，当局预防性拘留了一些所怀疑的抗议运动领导人，以图阻遏其他潜在的参加者参加集会游行。这种拘留具体针对政府的政治反

¹⁵ 见 <https://belapan.by/archive/2018/02/13/942571/> (俄文)。

¹⁶ 见 <http://bchd.info/14065-ministerstva-yustycyi-belarusi-admovila-u-registracyi-bhd.html> (白俄罗斯文)。

¹⁷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9314>。

对派。在集会上，执法人员有时只穿便装，有针对性地逮捕某些参加者，却没有法律依据。围绕自由日游行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种做法。2018 年 3 月 21 日，警方至少阻止 2 人离开寓所外出，理由是他们打算组织未经批准的集会。在游行当天，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参加者，特别是人权维护者和受尊崇的维阿斯纳人权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报告员忆及，2017 年 3 月，维阿斯纳人权中心本身遭到搜查，该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被逮捕，其中有些遭到虐待。

52. 集会审批程序与社团注册的审批程序一样繁琐，让人望而却步。当局可能会建议换个地点举行示威，而换了地点示威就会失去意义；当局也可能随便找个小理由就不准举行某次和平集会。例如，2017 年 8 月，2 名工会人士计划举行两场举牌抗议，支持被控逃税的工会人士，其中一次未能按原定计划在一个弃用的体育场前举行，因为需要具备与公用事业局和卫生保健服务部门签订的合同。与《刑法》关于未注册组织的第 193-1 条类似，《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规定，任何人，如参加、组织或报道无授权公众集会，可处 25 天以下监禁和高额罚款。行政拘留可累计超过 25 天的上限。例如，Homiel 的一个视频博客作者因参加和报道 2017 年 3 月的抗议活动，被 4 次分别判处 13 天、5 天、7 天和 7 天监禁。

53. 参加白俄罗斯国民大会 2017 年 5 月 1 日在明斯克和另一些城市举办的抗议的活动人士被拘留并受到重罚。

54. 尽管观察人士可能曾预期，继 2017 年 7 月初在明斯克举行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届会之后，当会较宽松对待举行和平集会的权利，但就在同一个月，明斯克法院判处 3 人行政拘留若干时间，对另外 3 人判处高额罚款，这些人参加反对“白色军团案”的举牌抗议，该案本身则稍后被当局撤销。

55. 对于意欲行使和平集会自由的人来说，2017 年 8 月和 9 月是特别困难的时期，行政法院严厉惩罚敢于公开反对国家政策的人。例如，根据《行政法》第 23-34 条，一名十几岁的女孩收到地方青少年事务委员会的警告，因为她参加了一次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抗议 2017 年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Zapad”联合军事演习的活动人士被拘留和罚款。¹⁸

56. 特别报告员忆及，有一次单人举牌抗议活动竟被视为大规模公众示威。

D. 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的情况

57. 在 2017 年 3 月的示威活动中，人权维护者是当局暴力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据调查委员会地方分部说，镇压是由国家安全局一手策划的，由警衔最高的警察执行。¹⁹ 特别报告员忆及，维阿斯纳人权中心是政府打击的对象，遭到粗暴查抄、一些成员遭受任意逮捕和拘留，并被收缴材料。

58. 尽管据称当局尝试与白俄罗斯境内的人权界接触，特别是在机构间人权计划方面，但 2017 年 3 月事件的余波仍影响到 2018 年第一季度。一名为维阿斯纳人权中心工作的律师，曾准备对 2017 年 3 月 25 日涉嫌殴打他的警官提起刑事诉

¹⁸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960>。

¹⁹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8849>。

讼，他的要求在 2017 年 8 月被调查委员会的地方部门拒绝，明斯克检察官办公室于 2018 年 3 月确认了这一决定。

59. 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外交部已组织会议讨论实施普遍定期审议建议的机构间计划的执行情况，但没有收到来自其他政府机构的这种邀请，这表明它们的批评是对的，即该计划只是面向外国合作伙伴的宣传。这样的会议或许可算是对人权维护者存在的承认，但没有为他们提供机会参加对话和讨论系统性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整个任期内都在强调，政府和人权维护者之间缺乏任何沟通渠道，这是白俄罗斯人权记录的主要缺陷之一，也是白俄罗斯人权治理没有改观的关键原因之一。只有像维尼亚斯纳人权中心这样的一些不知何故没有认证也能活动的人权组织得到容忍，这种状况也被用来对国内的团体和整个人权运动施加压力。尽管当局并未干预在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届会前的 2017 年 7 月 4 日举行一次性的民间社会论坛，但当局不肯派员参加论坛或到会致词。

60. 人权维护者继续受到恫吓。例如，2017 年 10 月 22 日，维尼亚斯纳人权中心赴维尔纽斯参会的一名志愿者在返回时，被搜查并拘留了几个小时。另一位住在乌克兰的反歧视活动人士 11 月被禁止进入白俄罗斯。8 月份，在明斯克街头散发传单的 4 名反死刑活动人士接到警方的电话，要他们说清楚自己的行动。

61. 在 2017 年 3 月的示威活动之后，对人权维护者的骚扰又出现了新动向。一些为包括维尼亚斯纳人权中心成员或支持者在内的人权活动人士作辩护的律师，自那时以来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障碍，其中一些律师收到刑事起诉的威胁。²⁰ 据报道，2017 年 9 月，司法部下令对属于明斯克和莫吉廖夫律师协会的 25 名律师进行非常规重新认证，导致 2 名律师的执照被吊销。还有大约 60 名律师在等待常规重新认证。²¹ 特别报告员忆及，律师在白俄罗斯从事专业工作受到当局的严控，每 5 年要经过一次“重新认证”。

62. 特别报告员欢迎著名人权律师 Alena Tonkachova 返回白俄罗斯，这位俄罗斯国民在白俄罗斯工作了约 30 年，是法律变革中心的负责人。2015 年，她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从白俄罗斯驱逐出境。3 年内不得入境。在被禁期间，她一再请求当局允许她重新进入白俄罗斯，但当局未予理会。

63. 行政骚扰和警方骚扰的对象还有想要自己维权的工会成员。在 2018 年 1 月的最后两周，由于“工会案”，有多达 200 名白俄罗斯无线电和电子工人工会的代表受到询问，据称这是一起莫须有的逃税案，目标是工会负责人 Henadz Fiadynich。事实上，案件围绕的是从该工会在欧盟的一个伙伴收到的钱。2017 年 8 月对工会的办事地点进行了搜查。

6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 2017 年审议白俄罗斯合并的定期报告期间提出的建议，即建议白俄罗斯征求从事人权保护、尤其是从事反对种族歧视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并与之进行对话(CERD/C/BLR/CO/20-23)。特别报告员希望当局能够采纳上述建议。

²⁰ 同上。

²¹ 见 <https://defendlawyers.wordpress.com/2017/09/05/belarus-human-rights-activists-alarmed-over-new-wave-of-harassment-against-lawyers/>。

E.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65. 在白俄罗斯，相当于酷刑的虐待是一种为总体压迫性法律框架服务的系统性的工具。国内法对酷刑仍然没有提供定义，尽管包括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内的人权机制已在这方面一再发出呼吁。特别报告员希望，禁止酷刑委员会 2018 年 4 月和 5 月对白俄罗斯第五次定期报告的审议能有助于推动官方正视这个问题，并为防止酷刑和虐待并补救其影响采取长期期待的法律和实际措施。

66. 有很多报告提到 2017 年集会游行遭政府主导的镇压期间发生的虐待和暴力，其中有些可能已构成酷刑。一些警方虐待的受害者已出面投诉。特别报告员忆及，鉴于《刑法》中没有酷刑定义，个人只能求助于该法关于滥用权力的规定。

67. 从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报告看，明斯克和另一些城市的检察官办公室似已调查了有关 2017 年 3 月和 5 月集会游行期间发生的虐待的指称。一个标志性案件就是 Sirahei Tkachenka 案，他在 5 月 9 日曾遭警方殴打。他提出的启动刑事调查的请求被驳回。之后他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投诉获准。检察官认定调查方式不合法，请调查委员会地方部门提供进一步信息。同样，在 Aleh Bahdanau 案中，明斯克检察官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决定，推翻调查委员会早前关于停止对 Bahdanau 先生死亡一事进行刑事调查的决定。然而，这个方针的运用似乎并不统一：明斯克 Piersamajski 区检察官办公室维持了调查委员会地方部门的决定，即不就关于维亚斯纳人权中心律师 Aliaksei Loika 遭受警方虐待的报告启动刑事调查。特别报告员希望，检察官办公室继续设法仔细监测任务范围极宽的调查委员会所有部门的所有活动和决定，²² 并希望检察官办公室支持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诉求，包括由人权维护者提出的诉求。

68. 2017 年事件过去一年后，特别报告员又收到类似指称，提到 2018 年 3 月自由日集会游行背景下发生的警方和狱警的无端暴力和虐待行为。²³ 在另外一个关于未调查的暴力的案件中，Belsat 的 1 名记者据称在 2018 年 2 月报道地方选举时遭到 4 名警官的殴打。针对虐待的广泛性和国家政策处理这种虐待的欠缺，维亚斯纳人权中心发起了一项社交媒体宣传运动，以期增加这个问题的能见度。

69. 在白俄罗斯，受害者没有一种可以请医生或专家进行检查的受到承认的权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国家不愿意承认可能会发生酷刑和虐待。缺乏某种全国性的预防机制或任何其他有效机制，以便实地监测剥夺自由场所(审前羁押和拘留中心)的条件，而对虐待或酷刑行为的受害者又缺乏有效的法律补救，这就突出表明了缺乏认真处理这个系统性问题的意愿。当局提到存在所谓的监测机制：然而，该机制并不尊重禁止酷刑委员会规定的基本原则(见 CAT/OP/12/5)，因为该机制完全是在司法部的控制之下，成员组成由司法部决定，任务范围狭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申请加入该机制往往不果。特别报告员还强调，最近吊销某些律师执照的决定，进一步影响了官员所为虐待和酷刑的受害者谋求申诉的本已狭窄的渠道。

²² 见 A/72/493，第 30 段。

²³ 见 <http://www.omct.org/human-rights-defenders/urgent-interventions/belarus/2018/03/d24793/>。

F. 任意逮捕和拘留、政治犯和强迫失踪

70. 在民间社会组织为纪念 2018 年 3 月 25 日白俄罗斯独立 100 年组织的集会游行之前的若干时段以及活动过程中，至少有 110 人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当局用自己的惯技对付想要举行和平示威的人：从上游入手，在集会过程中和集会之后逮捕组织者、影响者和参加者。由于 2018 年自由日游行的规模很大，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比例达到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的同等程度，而当时有 1000 多人被逮捕，多人被关进监狱。

71. 至少有 5 名报道明斯克 Yakub Kolas 广场集会的记者和 6 名维阿斯纳人权中心成员遭任意逮捕和拘留。集会发起人是著名政治反对派成员、曾经的总统候选人 Mikhalay Statkevich，集会前夜，他在自己家中被逮捕并被拘留 10 天。

72. Statkevich 先生是政府对政治反对派的骚扰的经常对象。过去两年有一些政治犯获释，但没有得到正式平反，与此同时却又频繁逮捕另一些人，或重新逮捕后短时羁押。典型一例是白俄罗斯无线电和电子工人工会会计和地方领导人 Ihar Komlik，因莫须有的罪名在 2017 年 8 月 5 日至 10 月 2 日期间被拘留。虽然目前已获自由，但 Komlik 先生和他的工会同事 Fiadynich 先生的罪名没有撤销，相应调查的最后期限推迟到 2018 年 5 月 1 日。4 月 27 日，Fiadynich 先生被传唤到调查委员会，被告知“工会案”的团队从 2 名官员增加到 8 名。从技术角度看，调查要在 5 月 1 日结束，但由于调查团队人员名单改动，该案的最后期限有可能再次后推。²⁴

73. 本报告完稿时，白俄罗斯仍有 2 名政治犯，分别是 Dzimetry Paliyenka 和 Mikhail Zhamchuzhny。大赦国际宣称 Paliyenka 先生患有哮喘，目前得不到医治，2017 年 8 月 27 日成为良心犯。²⁵ 特别报告员与白俄罗斯人权维护者一样，也很关注 Zhamchuzhny 先生恶化中的状况，监狱和司法官员的骚扰以及因他不擦囚室的桌子而惩罚他等不当决定，影响了他的健康和人身完整。2017 年 8 月到本报告完稿前的时期内，Zhamchuzhny 先生受惩罚达 24 次之多。

74. 2017 年 3 月事件期间有 14 人因所称组建非法武装团体(白军团案)被逮捕和拘留。到 2017 年 6 月底，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届会举行前夕，这些人全部获释，但罪名没有撤销。他们的刑事案于 2017 年 11 月终结。他们以非法审前拘留造成精神损害向法院提起的赔偿上诉全部被驳回。

G. 死刑

75. 据了解的情况看，2017 年白俄罗斯有 2 人被处决，目前还有 6 人被关押在死囚牢内。Kiryl Kazachok 2016 年被判、2017 年 10 月被处决，他的家人到 2018 年 3 月才获悉。²⁶ Siarhei Vostrykau 被关在死囚牢内 11 个月，2017 年 4 月被处

²⁴ 见 <http://praca-by.info/all-news/item/5536-delo-profsoyuzov-sledstvennaya-gruppa-uvlichena-s-2-do-8-chelove> (俄文)。

²⁵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49/6984/2017/en/>。

²⁶ 见 <https://dp.spring96.org/en/news/89411>。

决。特别报告员同国际社会成员一起经常谴责白俄罗斯处决人犯，而采取暂停处决或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对当局而言并非难事。

76. 白俄罗斯最近一次判处死刑是明斯克市法院 2018 年 1 月 20 日在 Viachaslau Sukharka 和 Aliaksandr Zhylnikau 案件中的判决。这两个判决是起码自 2009 年以来法院第一次作出死刑判决。2 名被告起先曾被判无期徒刑，但是，他们之后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后者将该案发回重审，而明斯克市法院竟判他们死刑。

77. 有报告提到，白俄罗斯议会死刑问题工作组于 2017 年恢复工作。然而，特别报告员不了解这方面有何具体发展。一度传闻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举行一次公投，但只是传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Lidia Yermoshina 在 ONT TV 的电视访谈中提到总统的意向，否定了近期举行修宪公投的“猜测”。这位主席说，《宪法》有一些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如果过时的条款并不干扰社会的日常运作，则还是稳健为妥，不宜举行修宪公投。²⁷ 总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领导作用，往往以所谓死刑得到公众支持为由压抑这方面的积极发展。

78. 特别报告员忆及，白俄罗斯是唯一保留死刑的欧洲国家，是唯一保留死刑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整个司法体系和处决的方式揭示了白俄罗斯法治的惨淡面貌，意味着侵犯被定罪者和家属的一些基本人权。处决秘而不宣，处决详情和埋葬地点都不告知亲属，这也相当于酷刑，²⁸ 违背大会关于暂停使用死刑的第 71/187 号决议第 7(c)段。

H. 2018 年 2 月地方选举

79. 1,309 个州、大城市和村庄的地方理事会选举于 2018 年 2 月 18 日如期举行，共计选出 18,110 名代表。过往选举的方式和结果都不透明，当局在这方面有若干侵犯人权的行为。

80. 选举前一个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澄清说，修改《选举法》必须在修改《宪法》之后。²⁹ 政府本可利用这次机会，至少部分试行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在以往选举之际提出的一些长期建议，但当局对候选人仍采取了恫吓的手段，例如对候选人的会议进行录像、进行污蔑宣传、以操纵名单为手段保证候选人效忠、夸大投票人数以及侵犯媒体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被赶出投票站，有时被粗暴推出，³⁰ 而且选举前两大新闻网站被封(见以上关于媒体自由的第六(A)节)。往往仅以相应表格填报的小差错等小理由，就不让政治反对派成员登记为候选人。然而，针对这种决定提出的申诉有一些还是成功的。³¹

²⁷ 见 http://ont.by/news/our_news/lidiya-ermoshina-prezident-vnyos-polnyyu-yasnost-vo-vse-razgovori-referendy (俄文)。

²⁸ 例如，见 *Schedko v. Belarus*, (CCPR/C/77/D/886/1999)。

²⁹ 见 <https://www.svaboda.org/a/28989238.html> (白俄罗斯文)。

³⁰ 见 <https://rsf.org/en/news/journalists-bloggers-barred-vote-count-belarus>。

³¹ 见 https://spring96.org/files/misc/local_elections_2018_final_report_en.pdf。

81. 尽管在竞选活动地点分配等方面稍有改观，而反对派在 2016 年 9 月还曾获准出 2 名代表参加其余都是亲政府代表的国民会议，今年 2 月的地方选举却连小部分让步都没有。据特别报告员了解的情况，只有 1 名反对派候选人在一个村理事会上取得一个席位。2018 年 2 月选举的举行方式不仅应被视为过往选举舞弊的继续，而且应被视为在分别订于 2019 年和 2020 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前的一次预演，准备到时利用全国性的机制压制自由和公正选举权。

82. 特别报告员愉快地看到，有两个独立团体——“人权维护者促进自由选举”和“2018 选择权”（一个反对党派联盟）——尝试对选举行使观察权。为选举安装了一个“2018 选择权”媒体中心，后在国家安全局的压力下于选举日当天关闭。“2018 选择权”的一些成员和另一些活动人士当时正在拍摄活动情况和在社交网络上进行流媒体直播，遭到亲政府追随者的推搡；另一些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数小时，有 1 人被判拘留 7 天。特别报告员欢迎首次在白俄罗斯设法用流媒体直播选举情况的人士的勇气和努力。

I. 法治及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

83.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以往报告中所示，白俄罗斯几乎完全不存在法治，因为总统相对于国民会议、司法部门和法律专业人士拥有很大权力。例如，2018 年 1 月 25 日，卢卡申科总统会见国民会议下院主席，讨论国民会议的潜在可能性，并物色其中有希望的人士。³² 然而，所报告但尚需在事实和日期方面得到充分确证的唯一小进展就是，某些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过一些请求，希望进一步调查关于警方暴力的指称（见以上第 67 段）。

84. 这方面的最新动态是，当局采取报复和恫吓措施对付为人权活动人士辩护的律师，尤其是为参加 2017 年 2 月和 3 月集会的人士和“白军团案”涉案人士辩护的律师。明斯克律师协会以缺乏专业技能为由，缺席决定并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解除 Hanna Bakhtsina 的会员资格，有 60 名律师需要走重新认证手续，仅这两件事就见证了人们在白俄罗斯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被剥夺的情况。

85. 特别报告员忆及，当局 2011 年搞过一次类似的重新认证，所针对的是当时正为被控 2010 年总统选举之后镇压加剧时期参与暴乱的人进行辩护的律师。最近又要求重新认证，而且实际不准或威胁不准律师过问（发给有条件的认证），这是白俄罗斯周期性打压人权的又一特征。

86. 如同以前的报告周期一样，特别报告员继续了解到一些实例，表明官方说法的批评者被过度判刑和罚款。例如，1 名活动人士想在 Lida 市的一座列宁塑像上摆放一面旗帜，结果被未经审判羁押 2 个月，后又于 2017 年 9 月被判 1 年徒刑。

8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在《经济学人》杂志的 2017 年民主指数排行榜上，白俄罗斯的排名下降了 11，在 167 个国家中排名第 138。³³

³² 见 http://president.gov.by/en/news_en/view/meeting-with-chairman-of-house-of-representatives-vladimir-andreichenko-17940/。

³³ 见 <https://www.eiu.com/topic/democracy-index>。

88. 在 2017 年底审议白俄罗斯的合并定期报告期间，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曾表示关注总统对司法部门的权力过大(见 CERD/C/BLR/CO/20-23, 第 21 段)。

J. 经济和社会权利及工作条件

89. 强迫劳动仍然是白俄罗斯最突出的侵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情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都严厉谴责这种做法，并提出过多项消除强迫劳动的建议。白俄罗斯仍需在立法和实践中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于 *subotniks* (“自愿”义务劳动的天数)和参加活动矫治疗法中心问题。

90. 例如，工人、公务员和中小學生经常被要求参加国营农场收割或街道清扫等义务劳动，当局还美其名曰大力鼓励。白俄罗斯经济是中央集中的，由总统及其行政班子掌控，基本上业绩不佳，却把上述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美化为爱国。总统经常亲自过问这些做法的情况。例如，总统曾公开要求处罚戈梅尔州 2017 年下半年收割不合季节的责任人。2017 年 11 月，维亚斯纳人权中心的一位律师谴责戈梅尔地方行政委员会决定派教师、学生和职工参加亚麻收割：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同样，2016 年 9 月 Maladziecna 区决定派中小學生参加马铃薯收获，结果 13 岁的 Viktoryia Papachenia 被一辆卡车撞上后身亡，有人曾想发起对决定者的调查，检察官办公室于 2017 年 12 月决定不予受理。

91. 特别报告员忆及，2017 年 2 月和 3 月的大规模示威所针对的是 2015 年第 3 号总统令，这项命令规定，任何人每年工作不足 183 天应承担经济责任。政府估计这样的人大约有 470,000 名。这个总统令本身就是侵犯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因为其目的在于惩罚任何拒绝为几乎完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工作的人，而在政府的说法中，这些人会使失业率上升，成为“社会寄生虫”。

92. 2015 年第 3 号总统令招致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大量批评，总统决定暂缓执行，并要政府另拟行文。在此情况下，2018 年关于人口就业协助措施的第 1 号总统令在 1 月 21 日出台，据说可以帮助公民找工作并鼓励自谋职业。然而，就本质而言，这个新的命令与前者类似，其中规定，凡是身体健全的失业公民，都需付费才能得到一些通常有政府大量补贴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劳动部表示，被新的命令锁定的约有 250,000 人，而他们仍可能被官方定性为“反社会”，这个用语原先仅指酗酒者，现在地方当局可用以指有反社会生活方式的任何人。³⁴ 这种定性的受害者可能被送进劳动矫治营。鼓励工作实际上变成威胁削减给予所谓“法定就业”规则之下的无业者的社会服务。

K. 歧视

93. 虽有多项关于采用具体的反歧视条文的建议，但白俄罗斯法律框架仍缺乏一个全面的规定，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语言、政治信念或身心残疾的歧视。特别报告员仍不断收到关于歧视案件的信息，并遗憾地注意到受害者没有可用的法律补救办法。

³⁴ 见 <https://finance.tut.by/news579832.html>(俄文)。

1. 种族歧视

94.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第九十四届会议期间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 日审议了白俄罗斯合并的第二十至二十三次定期报告。委员会注意到，2013 年上一次对白俄罗斯第十八和第十九次定期报告的审议以来的积极发展仅涉及法律上的一些改变，包括批准有关人口贩运的条约。

95. 委员会重申以前审议白俄罗斯定期报告时表示的关切，即依然缺乏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定义和禁止这种歧视的规定。白俄罗斯代表团在与委员会对话过程中表示，白俄罗斯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引入这样的法律规定(见 CERD/C/SR.2603, 第 8 段)。特别报告员忆及，研究是否需要改变法律是人权行动计划的一个永恒要素，并且指出，就种族歧视而言，未能看到这种研究有何进展。委员会还提醒白俄罗斯，需要制订仇恨言论刑罪化的全面立法。

96. 委员会专门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讨论了罗姆人的状况，尤其是国家人员对他们的种族划线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面临的歧视，特别要联系到反“社会寄生”政策。

2. 性别

97. 特别报告员在过去的报告中谈到过，妇女在白俄罗斯面临根深蒂固的歧视。被国家政策和官方立场及言论加重的重男轻女陈旧观念，再加上缺乏性别平等的具体立法，为改善情况留下的空间很小。在 2018 年妇女节之际，卢卡申科总统向妇女表达敬意，感谢她们具有睿智、关爱儿童和青年、精力充沛和工作勤勉，还感谢她们保持家庭的舒适与和谐。他还说，她们的温柔和魅力让其他人能够生活得更美好、更有激情。³⁵ 而就在 3 天前，卢卡申科总统任命了 21 名新的高级行政工作人员，其中却没有女性。³⁶

98. 特别报告员忆及，在 2016 年 10 月审议白俄罗斯第八次定期报告期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重申了 5 年前提出过的大部分建议(CEDAW/C/BLR/CO/7)。特别报告员忆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关系到性别平等，而该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CEDAW/C/BLR/CO/8)和其他有关机制是一个白俄罗斯政府可用以实现上述目标的完备的工具箱。

3. 残疾人

99. 白俄罗斯是欧洲最后一个签署《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家；2015 年签署、2016 年批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白俄罗斯应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之前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

100. 特别报告员希望，约 555,000 名官方记录在册的残疾津贴领取人(约占人口的 6%)的境况会有很大改善。这种进步不仅应当转化为加强的经济支持，而且应当转化为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便利、劳动市场机会和其他基本生活条件。

³⁵ 见 http://president.gov.by/en/news_en/view/womens-day-greetings-18257/。

³⁶ 见 www.belarus.by/en/government/events/belarus-president-makes-new-appointments_i_75599.html。

101. 专门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就环境便利、特别是文化和其他设施而言，进步缓慢或不足，但在公司内为残疾人设置配额问题上已有可喜的讨论。特别报告员赞扬非政府组织和残疾权利活动人士在宣传方面的努力，赞扬他们在宣传工作中的创造性，并希望政府与他们建立对话。

4.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两性人

102. 白俄罗斯当局仍然不让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两性人行使若干权利。同性关系被污名化，从事相关问题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一再提出的认证请求均被拒绝。机构间人权计划不包含任何旨在终结歧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两性人的任何建议，因此对构成白俄罗斯社会现实一部分的人没有给予承认。

103. 总统 2016 年 5 月签署的关于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其健康和发展的信息影响的第 362-729 号法律已于 2017 年 7 月生效。在这个法律之下，任何可能影响家庭和婚姻制度的信息(法律行文中称为“宣传”)都在禁止之列。

104. 过去 10 年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两性人的公共空间急剧收缩。明斯克在 2000 年代初期还曾经举办过同性恋骄傲游行，但 2010 年以来没有再举行过这种集会，原因是得不到官方批准，这是造成恐惧在这种活动的潜在组织者中蔓延的因素之一。

五. 结论和建议

105. 本报告所涉时期的调查结果显示，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压制性的管制和处罚框架的不断运用就有各种影响，更何况还对行使和平集会权的人一再粗暴镇压，例如 2017 年 2 月和 3 月以及 2018 年 3 月的情况。媒体法的新修改意味着网上自由表达可能会受到更加严峻的限制。

106. 现任报告员曾在上次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时深感遗憾地指出，自他的任务确定以来，系统性的人权问题上还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这些都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前在 2011 年就着重指出的问题。针对性明显的压迫性的法律框架、法治的结构性缺位，以及对人权机制建议的公然不予考虑，都证明白俄罗斯的基本自由在逐渐冻结。特别报告员在任职期间已经表明，如果在内部层面有政治意愿，愿意利用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在内的人权机制 20 多年来的建议所提供的现成工具箱，白俄罗斯的人权纪录就可以很容易得到改善。

107. 由于在系统问题上没有明显进展，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理由停止对白俄罗斯境内的人权情况进行国际监督，更何况也没有任何区域监督可以适用，这是因为白俄罗斯《刑法》保留死刑并动辄施用，所以它被排除在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之外。

108. 虽然国际社会成员不断提醒白俄罗斯需要遵守国际义务并执行人权机制的建议，但缔约国当局甚至不承认存在公民和政治人权问题。虽然缔约国当局声称在社会权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所谓的“社会寄生”政策就表明，实际上当局压制性地对待公民自由也影响到社会和经济权利。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说成是威胁“社会稳定”，并且对一些合作伙伴说这种压制是必要的，可以在本区域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况下避免政治动荡。

109. 自 1996 年以来，白俄罗斯的人权记录逐渐恶化，影响了几代白俄罗斯人的生活。一个 22 岁的白俄罗斯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不知道司法独立和权力分立在现实中有什么意义、害怕公开表达批评政府政策的意见、没有自由途径接触不同的媒体或多样的文化、周末被迫劳动还习以为常，而且成长经历处在父权制的男女有别的成见中。鉴于国内人权维护者、政治，文化和环境活动人士以及独立记者的工作不断受到诽谤和严厉限制，必须赞扬、保护和鼓励这些行为者的坚持。特别报告员认为，极为需要通过目前的任务继续为民间社会活动人士提供国际支持。

110. 白俄罗斯过一段时间释放一批政治犯、象征性地允许 2 名反对派成员出席国民会议，或出台一项机构间人权计划却不处理任何顽固的系统性问题，企图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展示其人权记录的所谓进展，这与公民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相矛盾；国家法律要求公民必需经官方具体审批才能行使和平集会权、结社自由权和媒体自由权，在上述法律之下，他们可能因决定行使政治表达权、和平示威权或参加未登记的聚会而会被视为罪犯，并可能被判入狱。

111.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描述了白俄罗斯压制人权的周期性体系。通过压迫性的法律和政策，以及执法人员采取大规模暴力行为，缔约国当局建立了一种长期存在的恐吓状态。2017 年 3 月和 2018 年 3 月对和平示威者进行镇压、在一度只是罚款之后又恢复对示威者实行行政拘留，而且经常短期逮捕政治反对派，这些都说明了压迫的周期性。

112. 订于在 2020 年、可能在 2019 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是当局的一次机会，可以让白俄罗斯社会获得应有的喘息空间。在这方面，对于表达自由等关键问题、包括媒体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政治多元等，政策的侧重可以改变。鉴于各任行政当局过去几十年表现出对这种行动始终缺乏政治意愿，缔约国当局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开始改变政策，特别报告员的期望值有限。这就是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上何以应该继续监督白俄罗斯人权状况并提供支持的又一个原因。

113.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政府拒绝与他执行任务进行合作，他希望在任期的余下几个月内政府的态度会有所改变，或者政府能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任务的接任者，而延长这个任务确实是应当的。他在以前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

114. 此外，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

- (a) 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停止监禁表达异见的个人和政治领导人的做法；
- (b) 允许全国性的独立媒体存在，停止骚扰记者；
- (c) 取消歧视性的反“社会寄生虫”社会政策；
- (d) 撤销遏制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刑法》第 193-1 条；
- (e) 为结社、举牌抗议以及和平集会建立一个简单的报备制度，取消压制性的审批和认证制度；
- (f) 吸收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民间社会代表参加人权问题对话，在这方面，借助国内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论启动这样的对话；
- (g) 实行暂停处决，逐渐达到废除死刑；

- (h) 停止不利于妇女和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的歧视性做法和说法；
 - (i) 停止压制在公民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上的文化表达；
 - (j) 确保司法独立，停止包括要求重新认证在内的对律师的骚扰；
 - (k) 修订《选举法》，纳入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在的长期建议；
 - (l) 通过落实人权机制的建议，处理这些机构着重指出的系统性问题；
 - (m) 向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邀请。
-